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三十二年
盡三十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申侯也君殺大夫

皆就葬別有罪無罪唯內無貶公之道不可去葬故從殺時

別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己丑二月有閏此為三月之十

漢書古今人表作接注不書至侯也見上七年注君

殺至無罪舊疏云謂大夫有罪則書其君葬若大夫無罪

則去其君葬以其惡包氏慎言云無罪殺大夫不書葬明當

細爵不得以侯禮終也按上九年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

殺世子無罪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有罪故

平公書葬是殺有罪者不去葬也成十年晉侯驪卒注不書

葬者殺大夫趙同等是殺無罪大夫也注唯內至別之即上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又成十六年乙

酉刺公子偃以日不日別有罪無罪也蓋有罪不日無罪日也然則內大夫有日不日之分外大夫之有罪無罪即於其君之書葬不書葬別之也此及晉景不書葬明申侯趙同等無罪矣內大夫所以別於日不日者以內無貶公之道也宣元年傳內無貶於公之道也明下無貶上之義故不可去葬也又以見為尊者諱

衛人侵狄疏杜云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注不地者起因上侵就狄盟也復出衛人者嫌

與內微者同也言及者時出不得狄君也稱人而言及則知

狄盟者卑疏注不地至盟也○決宣十二年書晉人會狄于贊函書地也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劉炫述

義云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孔疏云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也○注復

出至同也○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此不出衛人嫌為衛與狄盟為內之微者故不出名氏也○

注言及至者卑○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衛本畏狄而遷今侵衛復汲汲就狄盟故知不得狄君也衛稱人不出名氏故

知與盟者卑宿盟書宋人此狄不書人者狄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無己卯

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
乎徐邈通之曰按詩序及紀年史記皆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又鄭忽之後有子廩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
有不告故不書者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其交
好通其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
則它國之使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
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策所錄不失
常法其文獻之實足徵故孔子因而脩之事仍本史而辭有
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衰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
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事少多此蓋脩春秋之本旨
師資辨說日用之常義故穀梁子可不復發文而體例自舉
矣按公羊於莊公以前不書晉事無說或亦如徐氏之旨與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疏於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大
事表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緄氏城為滑國地為
秦所滅尋屬晉成十七年鄭子駟侵晉虛滑即此按左傳成
十三年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杜云滑國都於費則時已
滅滑矣隱二年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已得其國而不居
故云爾又云入例
時傷害多則月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前年

不置閏而移閏於此年之正月則經之月日悉合然如此則

前年四月後中氣悉不在其月而此年歲首冬至又在閏月

矣于歷法多所抵牾據殽之戰傳言晉侯稱人以背殽用兵

危不得葬貶詐職不日此以盡敵而日文公之卒在前年十

二月四月為葬月下書丁巳葬晉文公月之二十一日經月

必無誤前年十二月有己酉己未己巳此年四月有辛丑辛

亥辛酉未知係何月之誤杜云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

子駒支之先也按昭九年左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云瓜

州今嶺南郡即范宣子所謂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者在今

甘肅肅州西五百二十里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即
所謂陸渾之戎也襄四年左傳戎子駒支謂晉人角之諸戎
倚之即此事此年正義云駒支自陳謂太岳之裔胄且此云
姜戎知是姜姓之戎也杜云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春秋世戎人由瓜州遷中國者
蓋有二種一曰姜姓之戎一曰允姓之戎姜戎以殽之役見
春秋戎子駒支其後也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駒支
亦云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四岳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

田是姜戎自瓜州徙晉南鄙而附庸于晉者也允姓之戎居
陸渾陸渾瓜州地名也故稱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秦晉遷
之伊川由是伊川亦有陸渾之名其後或居晉陰地謂之陰
戎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于晉曰允姓之
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入我郊甸伊川乃圻內地
故云郊甸與姜戎之居晉南鄙者別杜謂四岳之後皆姓姜
又別為允姓蓋欲合二種而一之竊有未安曰春秋時戎有
姜姓允姓子姓姬姓之別允姓之徙伊川在晉惠公時晉猶
未敢南陽與伊川相去甚遠何緣分南鄙以食之且秦晉同
欲遷之非秦人迫逐而晉特裂土予之也楚子嘗伐陸渾之
戎矣不聞其侵晉南鄙也則陸渾之戎非姜姓矣姜姓之別
為允無文可據杜氏以惠公之二戎族姓各殊分地亦別矣
得以其同出瓜州同徙于惠公時而遂混而一之乎按錢說
極為明晰左傳作敗秦師于散有師字按穀梁傳云狄秦也
是穀梁經亦無師字今有者衍左氏經誤也杜云散在宏農
繩池縣西亦曰二峭大事表云二峭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六
十里漢繩池之西界自東峭至西峭長三十五里釋文散本
又作肴左傳釋文本又作峭後漢書龐參傳孟明敗晉師于
峭按今繩池縣有
土塚鎮即土散也

其謂之秦何注據敗者稱師未得師稱人疏○注據敗至稱人
○桓十三年及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敗者稱

師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敗

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夷狄之也疏穀梁傳

未得成列為師也是未得師稱人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

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

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

自彼之戰始也說苑君道云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

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曷為夷狄之注據俱見

如此者春秋不子能君而夷狄之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不

敗疏師稱人與此俱見敗也秦伯將襲鄭注輕行疾至不

戒以入日襲疏注輕行至日襲○史記秦本紀曰鄭人有賈

年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

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白虎通誅伐篇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

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

秦國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緹勒畫伏

夜行為襲也按曷為夷狄之以上皆公羊傳諸秦伯彼百里

作秦國人國以下三傳皆無或班氏引經師說足之也百里

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注行疾不假

途變必生道遠多險阻遭變必亡疏左傳曰穆公訪諸蹇叔

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

之勤而無所必有惇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本紀繆公問

蹇叔百里侯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賈

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穀梁傳曰秦伯

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按左傳諫穆公勞師製遠為蹇叔語此及穀梁史記則蹇叔

百里奚同諫左傳言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及穀梁史

記皆云蹇叔百里同送其子而哭之左傳載三帥之名為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史記以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

丙為蹇叔子左傳疏引世族諸同則書秦誓所稱古之謀人

及詢茲黃髮其即指百里奚蹇叔二人與○注行疾至必亡

○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

絕慢易戒不虞行軍亦然故晉獻伐魏假道于虞晉文伐曹

假道于衛是也皆所以防變也千里襲人是道遠也下云必

於殺之嶽巖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豕

是多險阻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宰豕

也拱可以手對抱疏左傳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矣何知注言其老無知杜云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注宰豕

也○列子天瑞篇宰如也般敬順釋文宰如言如冢也荀子

大略云望其墳皋如也注皋當為宰宰豕也小爾雅廣名云
 宰豕也哀三年左傳命宰人出禮書注宰人豕人之屬方言
 豕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采廣雅採豕也采豕
 宰音義並通梁氏玉繩警記云豕何以訓宰晉書天文志虛
 二星豕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未免附會示兒篇謂豕宰字
 相近而譌錢詹事曰非譌也二字聲相近故可轉訓禮緯含
 文嘉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
 樹以桑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樹易繫辭傳說上
 古云不封不樹注拱可以手對抱○左傳注合手曰拱穀
 梁注拱合抱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史記
 注引鄭注云兩手搯之曰拱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共與拱
 通左傳爾墓之木拱杜曰合手曰拱呂覽制樂篇載此事高
 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樹倅注拱
 兩手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
 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兩手即以手對抱也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持為拱說文
 手部拱斂手爾曷知疏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躅
 也義皆合爾曷知疏新序五云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躑躅
 也秦穆所以敗其師股紂所以亡天下也繁露竹林云秦穆
 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疏呂覽先識篇蹇叔有子曰

視孟明視也按杜云孟明百里孟明則孟明宜為百里子與
史記世族譜並同秦本紀云穆公日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
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行日
百里是也按左傳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為哭其子上文
蹇叔哭之曰孟子明非蹇叔子高注非也左疏又云蹇
叔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西乞術白乙丙則為將帥不
得云與按將帥稱與行文亦無不可孔氏可謂好立異矣

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
嶽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注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

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辟風雨冀鄭所當山也疏校勘記云

本同釋文嶽本或作厥同盧文昭曰說文作欽崮高誘注淮
南隆形訓作欽吟按說文有岑崮無欽崮義與傳亦不同按
釋文嶽苦銜反鄒誕生褚詮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
漢書音義去贍反又本或作厥同嶽五銜反岸音嚴閻監毛
本作厥盧云從注疏本本厥說文止有崮字十行本釋文嶽
作岩穀梁傳作巖唵吳氏經說云穀梁釋文云唵本又作崮
音吟一音欽按說文作跌崮山之岑崮也巖岸也崮山巖也
讀若吟徐楚金於崮下引張協詩云周文走岑崮而李善注
文選引公羊此傳解云然則嶽乃俗字穀梁別本作崮正字
也崮巖音義並同按說文厂部厥崮也一曰地名疑即此文

選上林賦欽嶽巖倚傾郭注嶽巖欽貌也後漢周燮傳注欽頤
曲頤也欽嶽或通同韻也左傳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
死是間余收爾骨焉水經注河水篇石峭水出石峭山山有
二陵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
委深峰阜交蔭故可避風雨也秦本紀二老退謂其子曰汝
軍師敗必於殺殺師敗殺嶽巖是也○注其處至出也○左傳
楚師之圍宋秦師敗殺嶽巖是也○注其處至出也○左傳
注云此道在二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
辟風雨與何注異按嶽巖是山之貌不得云兩山相嶽此道
見在俗呼爲石殺土殺山高而險亦不至兩山相按兩所不
及杜說未可從也范云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正取何
義通典云文王辟風雨處在東嶠山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
漢時移道於嶽巖山南在夏后皋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
道卽復春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嶠山又名嶽巖山在河南
府永甯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坂
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石坂十五里東嶠絕不
異東嶠明一統志在水甯縣北六十里按今又移於澗池縣
界略較平易矣經義述聞云謹案注未得傳意卽猶若也百
里及甕叔欲敗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
死必切在他處而在殺之嶽巖吾將於此收爾之尸故
下文云吾將尸爾焉按注云卽字無說無不得傳意處
吾將

尸爾焉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疏殺梁傳我將尸女於是注

篇蹇叔謂其子曰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尸汝之易通義云將求爾之尸于是宣十二年左傳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言汝必戰死於是

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爾尸焉左傳曰必死是問余

收爾骨焉注以其深險故經義述問云杜意謂蹇叔以二殺

深險故料其子必死是問非傳意也必死是問余收爾骨焉

引此傳及穀梁傳呂氏春秋語又引逢大夫事云與此相類

按行軍遇敵焉有擇地而死之理百里蹇叔第極形秦師之

出之非故料晉鄭要秦唯峭地最險恐其敗死故左氏云晉

人遇師必於穀以常時形勢斷之耳逢大夫推于下車因即

謂其尸女於是與此小殊何杜范注均自了然王氏強為立

異耳○注在牀至曰柩○禮記曲禮下文尸未殯通稱引禮

為證非謂當時子揖師而行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為

必有牀載尸也注揖其至如蹲○周禮大祝九日肅拜先鄭注

其拜如蹲疏云介者不拜故云為事敢肅使者此引左傳成

十六年卻至事禮記少儀云介者不拜注軍中之肅不言拜段

氏玉裁經韻樓集云肅與肅拜當為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

肅為不拜未嘗跪也曲禮介者不拜為其不便於跪故肅以

手自上而極下也證以左傳云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肅使
者公羊揖師而行周勃傳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胄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
跪不跪之殊肅拜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
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
失之韋昭注晉語云禮軍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下手至
地最為分明惟肅下不當連拜耳按禮經注云推手曰揖引
手曰厭推手者拱其手於前也周禮土揖時揖天揖謂推手
小下之為土揖推手小舉之為天揖推手平之為時揖也引
手斂手至於胸如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此用推手也所以
為讓也故說文云揖下曰攘也賓厭眾賓此用引手也謙若
不敢前也說文又云一曰手著胸曰揖手著胸即鄭所謂引
手此許從今文厭皆作揖也周禮疏作推手曰揖引手曰擗
則又以厭作擗左傳注肅手至地若今擗此擗字正揖之誤
今揖者今人揖與古殊古揖但有推手而已今人則有長揖
至地者傳所謂肅者正長揖也然則揖者推手之名如今人
拱手相讓然厭者引手著胸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家語師
襄避席葉拱而對王注兩手薄其心若不敢當之客若長揖
則如今人之揖矣此指師而行蓋如今之長揖經傳所稱之
肅指父於師不得推手也俞氏樾云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
子揖師文不成義殆非也揖當讀為輯尚書堯典輯五瑞五
帝紀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也王莽

傳大眾方輯師古注輯與集字同又作揖兒寬傳統揖羣元
注輯與集三字並同蓋古文聲近義通也輯揖並與集同
故揖亦與集同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
作揖其父義不可通矣按俞義亦好異周亞夫見帝曰介胄
之士不拜故二子之見父亦不拜也介胄不拜二語見曲
禮今記作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夔拜賈子容經篇禮介者不
拜孔叢子問軍禮云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經義
雜記二十三云今禮記作夔釋文夔拜廬本作蹲與何邵公
合夔乃俗字介者作介胄蓋何氏以意言之而如古通此若
從公羊注讀而為如拜而夔拜費解據公羊注則夔拜之拜
係衍文又二十七云曲禮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釋文夔
拜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沈相稼反又子猥反盧本作
蹲正義曰夔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
容也一云夔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夔字不
知所從玉篇又部作夔云亦作夔引禮記無夔拜廣韻三十
九過云夔經典又部作夔夔夔皆說文所無徐鉉新附收夔字
於欠部以為从欠坐聲與篇韻合又虛侍中本作蹲說文足
部蹲踞也从足尊聲拜而蹲拜者以甲冑在身不能折腰故
欲拜如夷蹠然與鄭注詐也一說合夔蓋蹲之俗說文欠行
選夔欠文象人兩脛有所躡也此字从坐蓋蹲故云猶詐也
欲拜而不能下但兩足履地其狀如坐然故云猶詐也
廣韻二十三云夔云蹲坐也蓋以夔釋蹲蹲夔一聲之轉百里

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

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注言恐臣先死子不見臣故先

哭之疏左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

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文選注引感精符云西秦東窺謀襲

鄭伯晉我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

血何益○注言恐至哭之○穀梁傳述二子又曰我老矣彼

不死則我死矣注畏秦伯怒故云彼我要有死者秦本紀百

里侯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

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

見故哭耳通義云實哀師不得反託言哭己老恐不得見子

弦高者鄭商也注鄭商賈人疏左傳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

太宰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

賈對文異散則通書酒誥華牽車牛遠服賈是行亦稱賈何

云鄭商賈人通言之也高士傳弦高傳云鄭繆公以存國之

功賞高高不受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按又有美施見呂

覽先謙篇淮南人間遇之散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

訓美施又作蹇施

稱曰矯矯勞也見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恐見虜掠故生意

矯君命勞之疏注詐稱曰矯○國語周語曰其刑詐誣注以詐用法曰矯呂覽先識云乃矯鄭伯之命以

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漢書高后紀注矯詐也武帝紀擣虜

吏韋昭曰凡稱詐為矯○注矯勞也○廣雅釋詁勞也國

語魯語曰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注犒勞也故呂覽云矯

鄭伯命以勞之即犒之○注見其至勞之○按勘記出虜掠

云鄂木掠作略按釋文作虜掠左傳說弦高事云以乘韋先

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

使遽告于鄭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秦本紀云至滑鄭販賣賈

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

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是其

恐見虜掠矯命勞師事也高士傳亦云弦高者鄭人也秦穆

公使百里西乞白乙之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

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

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

矣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按

反滑當作及滑蹇他即淮南子之蹇施也左傳曰秦師過周

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曰秦或曰往矣

師輕而無禮必敗其軍行非常不似君子可知

或曰反矣注軍中語也時以為鄭寶使莒高犒之或以為鄭

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疏左傳

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秦本

紀秦三將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是皆或曰

反矣事也口眾不一或曰往矣亦所時有其軍心不固已可

概見所以敗也經義述聞云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

為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

先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

石經已誤注或曰至往之校勘記出或曰緒出當遂往

之云鄂本同蓋誤聞監作既出毛本誤既自此本緒字刻改

當本作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既也注然然上讓猶豫留往之頃也匹馬一馬也隻蹄也皆喻盡

疏說苑敬慎篇先軫與兵要之殺而擊之匹馬倚輪無反者注

然然至頃也校勘記出留往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往

作住當据正經傳釋詞云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

如是而也考工記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喪服傳故昆

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文王世子有父在

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三年問然而從之則是鳥獸
 之不若也此傳然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
 然而宮眾甲鼓而起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以上言然
 者皆謂如是而已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矣按何在謂
 然上議亦即如是之義猶豫留住之頃解然而二字間之義
 精極○注隻蹄也○釋文隻輪如字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
 車皆不遺故不得易輪轍隻蹄居宜切一本作易蹄穀梁傳
 作倚輪范云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居宜反或於綺反漢書
 五行志中之下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騎輪無反者服虔
 曰騎音奇偶之奇師古曰騎隻也言盡虜獲之騎音居宜反
 經義雜記云按作騎作倚作騎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
 作匹馬騎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騎隻也與范解及顏
 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騎亦誤若作易輪依
 訓為騎義溥晦矣釋文謂隻輪本傳亦誤若作易輪依
 董說為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剛矣
 校勘記云據釋文則知傳一本作易輪與董仲舒合而何釋
 為蹄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隻本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禱石
 反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為神石是也與隻聲相近故借
 易為隻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為隻故云易蹄也與
 隻同義易蹄也者正以易之為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為隻之
 段借而以為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
 之作易也大抵段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

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段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則兩得
 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為誤字又謂傳文當作騎輪注
 當作騎隻也非是公羊問荅云注隻騎也此方言乎曰方言
 自闕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倚梁楚之間
 謂之騎漢書五行志作騎師古曰騎隻也騎倚騎皆奇之通
 借服虔曰騎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
 說按董仲舒所見本即釋文之一本何訓為騎者說文足部
 時一足也段注云管子借堯之時一騎一騎履而當死謂
 是一足制一足履當死罪也引伸之凡物單曰騎履而當死謂
 奇也自關而西物全而體不具者謂之騎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
 梁西郊凡器支體不具者謂之騎公羊匹馬隻輪無反此何
 注隻騎也又相與騎閭而語何云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內
 一人在外戰國策必有騎重者矣騎重偏重也梁氏玉繩管
 記云穀梁倚輪讀若奇偶之奇與公羊隻輪同方言倚騎奇
 也荀子修身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漢五行
 志作騎釋文先音居宜切者是按臧氏謂隻當作騎注當作
 騎隻似為近之公穀多相近公羊之騎即穀梁之倚也皆即
 奇字奇者一也易繫詞所謂歸奇于抽是也因之凡單數皆
 謂之奇易繫詞傳陽數奇禮記郊特牲鼎俎奇皆其引申也
 奇韻與易韻通古易韻轉平聲入支部从奇之字在歌部歌
 部與支部古韻通轉也○注皆喻盡○秦本紀云襄公怒發
 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明其盡也下

傳云此何以日其言及姜戎何注據秦人白狄不言及吳子

盡也是其事也主會也疏注據秦至會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疊

吳子在哀十三年舊本吳子重但脫一及字按疏中標注云

及吳子主會也如今本依疏疊及字義可通矣又云按此注

當據秦人白狄不言反句絕下云及吳子吳子主會也謂如

哀十三年言及吳子者因吳子主會也今姜戎非主會者何

以言及按後說明顯舊疏但姜戎微也注故絕言及疏注

引哀十三年經傳殊不了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

及○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及者殊夷狄之詞以杜注晉人

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故正之凡數國同伐未必皆

同陳也杜殊夢夢然如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亦微者也何

亦夷狄何以不殊故知此為其微書及也稱人亦微者也何

言乎姜戎之微注據邢人狄人伐衛不言及疏注據邢至言

八年明彼邢亦小國小國無先軫也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

戎微則知稱人者尊疏注先軫晉大夫也言姜戎微則知稱人者尊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又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公羊義疏三十七

之患也遂發命是主兵者先軫也說苑敬慎篇羞小恥以構
 大怨貪小利以志大眾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
 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先軫曰
 先君葬而不弔賄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
 弱吾孤也與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大結怨構禍
 於秦接及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
 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是即微先軫之義也○注言姜至者尊
 通義云高閔曰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
 則嫌晉人為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或曰襄
 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謂晉人者非卑也

公親之注以既貶又危文公葬疏左傳子墨衰經梁宏御戎
 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是左氏以為襄公親之也
 秦本紀曰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
 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與左傳同穀梁傳晉人者晉子
 也亦以為襄公親之○注以既至公葬○下云癸巳葬晉文
 公是也以隱三年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今此文公以
 去年十二月卒至今年四月適五月當時而書日明襄公有
 殯用師故危不得葬也因危文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注据
 公葬故知此稱人為貶襄公也

恒十三年衛侯背殯用兵不稱人疏注据恒至稱人○恒十
 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

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時衛侯晉卒於上年十一月

其年三月始葬衛惠亦背殯用師稱侯不稱人故据以難

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晉構兵始于彼之戰其後兵連不

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于楚卒為晉患故春秋于彼之戰

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

濮之戰秦有功焉台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

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肯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

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為亂階不可以縱而弗

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曷為貶注据俱背殯

襲鄭無功而返又焉能為亂於天下哉曷為貶注据俱背殯

用兵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注與衛迫齊宋異故惡

不子也疏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

云晉侯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杜亦知稱人為貶而必謂

從赴告辭可謂拂人之性矣注與衛至子也○桓十三年

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於齊詐戰不日

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晉無所迫故惡之詐戰不日

此何以日注据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也疏

上二十二年傳偏戰者日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又十三年戰于宋是也內
 與外偏戰則言敗某師隱十年壬戌公敗宋師于菅之屬是
 也外偏戰書敗績上二十二年己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之屬是也外詐戰則曰敗某師此經是也特狄秦不
 言師耳○注詐卒至語也穀梁上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教
 民戰注詐戰謂不期也不期即倉卒之意廣雅釋言云乍暫
 也定八年左傳桓子乍謂林楚注乍暫也暫即倉卒之意按
 詐蓋乍之借不結日而戰亦近於詐期故義可兼存焉繁露
 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
 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是也盡也注惡晉不仁疏注惡晉
 校勘記出惡者不仁云鄂本者作晉此誤通義云春秋之義
 愛民重眾而惡戰秦乘危襲國糜爛其師則既狄之矣彼自
 襲鄭何與於晉而晉微利要殺至盡故亦惡之甚特加日以
 著其惡也所以加日為著其惡者下經日癸巳葬晉文公諸
 侯之禮遞朝五廟先葬五日而啟自辛巳以迄癸巳十二日
 耳則是時已當戒啟期矣乃釋哀廢禮佳兵造魯不臣不子
 孰此為甚是以詐戰不日而詭例書日以著見其惡焉爾漢
 書五行志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
 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因事聲如
 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
 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而不假塗
 請擊之遂要峭阨以敗秦師匹馬踰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

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是其義也

癸巳葬晉文公疏傳例曰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穀梁傳日葬危不得葬也癸巳於厝為五月之廿七日

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舊疏云叢有作

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取叢云才公反二傳作取訾樓按今本左傳作訾婁穀梁作訾樓按叢从取得聲故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叢集解徐廣曰一作取取與婁音近合訾婁二音則為取音邾从芻得聲亦與婁字同部也上十八年左傳而後師于訾婁注訾婁衛邑不知何時入邾婁也大事表云彙纂訾婁邾邑當在今濟甯州界○注取邑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取邑皆不致明得意也故不別從可知例也

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

晉人敗狄于箕注不月者略微者與夷狄也疏杜云太原陽邑

統志箕城在太原府太谷縣東二十里大事表在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水經注洞渦水篇蔣谷水出縣東南蔣縣魏

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道於武鄉水自蔣縣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敗狄于箕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顧氏炎武補正云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為晉境實字記在遼州榆社縣南三十里○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以隱六年注云詐戰月今此不月故解之左傳卻缺獲白狄子下云以一命命卻缺為卿是此未為卿也故為微者稱人與夷狄同不月略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疏○舊疏云正以

朝聘例時故如此解僖公本齊所立今齊桓之卒已久能復朝齊故為念齊恩及子孫也繁露隨本消息云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按晉文卒前一年無魯君臣如齊之事則此前當作後意謂魯始事晉即上公子遂兩如晉是也晉文已故即結好于齊故春秋善之繁露又云所事者不可不慎亦存亡榮辱之要與何注合按上十年公如齊十五年公如齊皆書月義與此同所謂如齊晉月則安之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乙巳月之十三日按當十二日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小寢

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

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也疏

易林豐之師云李梅冬實國多盜賊擾亂並作君不能息取

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

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新語十一云十有二月李梅實實

霜不殺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按不字衍文韓非子內儲

說上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

何為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

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况於人君乎按殺菽宜殺草

之誤○注周之至月也○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彼疏杜以

長麻較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誤遂以此經

四事皆為十一月案新語韓非漢書五行志劉向等皆以為

至應也○五月亥月實霜宜重乃不殺草所以為異○注易中

草劉敞以為草妖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

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

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從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

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顛權三桓
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
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
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志以云李梅實劉向以為周十二月
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
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日冬當殺反
生象鬻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
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顛權文公不寤後
有子赤之變一日君舒緩甚奧氣不藏則華實復生董仲舒
以為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
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欲以為庶徵皆以蠱為
孽思心嘉蠱孽也李梅實屬草妖穀梁注引京房易傳曰君
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又曰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
經義雜記二十七云何范義與董劉合劉何皆云周十二月
今夏十月杜注左氏以長麻校經十二月為誤云十一月今
九月與先儒異按志又云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
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
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草皆
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強者
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按釐二年
十月無不殺草之文亦當為此經之誤宜作釐公三十三年
十二月也穀梁傳之舉重舉輕即志之言殺菽知草皆死言

不殺草知殺亦不死義也通義云謹案李梅冬實於洪範五行屬木不曲直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又引京氏易傳董仲舒韓非子語取象率皆無異御覽引考異郵曰魯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也李梅實梅李大樹比草為貴是君不能伐也按信當作文漢書劉向傳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死與今春秋不同按七當十之誤又此經上明云十有二月而顏氏謂未知在何月何也劉子政上封事即本此經為說故五行志所載劉說與之同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梅李實此供範所謂恒煥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煥其煥兩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煥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煥夏則暑殺入冬則物華實吳建興元年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遺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景元三年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古晉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為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

言賞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于僖而僖亦崇
 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其末年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
 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
 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按易
 中孚記者易緯篇名卦氣起于中孚故以名篇陰假陽威故
 陰威列索列索者舊疏云陰威列見而散萬物矣論語季氏
 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鄭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
 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尚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矣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樂祁曰魯君喪政四公也矣彼自
 宣公數至昭也然魯君失政實自遂始樂祁專言政在季氏
 故數魯君失政自宣始論語論祿去公室之始故有五世則
 當自文數也漢書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
 大夫繁露玉杯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不以三年
 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
 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微
 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沒後即肆行弑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
 世肆於文世文公沒後即肆行弑逆奪適立庶季文得所藉
 口因之專魯皆由
 文公階之厲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元年

盡二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五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文公第六卷五魯世家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為文公釋文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通典博士徐禪議曰按文公之書即

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陰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子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

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白虎通爵篇曰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

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

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于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為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于天子於先君之葬也受

命為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於即位無譏焉按隱將讓桓不書即位成

公意莊閔僖繼弑君不書即位桓亦繼弑君書即位為著其惡入春秋後惟文之即位得正故書之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世子商臣弑其君楚滅江六

狄比侵中國

疏左氏穀梁無朔字王氏經義述問云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

仲舒劉向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無朔字可知也

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

二日一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

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為晦日隱公三年日言

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是也公羊皆以為二日隱公三年傳說

言日不言朔日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注曰謂二日食偏數

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為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

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

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日者

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為晦日公羊以為二日故志曰穀

梁以為晦七公羊以為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

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則公羊以為二日者

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

謂朔二十七者一為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

十月朔穀梁以此為二日不以為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

以爲朔者止二十六也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
 公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
 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
 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
 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
 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五年七月
 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
 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七
 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辰朔二十一昭
 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十七年六月甲辰朔二十一昭
 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
 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
 所引如是今本公羊三作正矣二十六定公十二年十一月
 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
 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
 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
 漢書劉向傳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
 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包氏慎
 言云經二月書癸亥朔正月三月朔皆癸亥二月則癸巳非
 癸亥也與二月癸亥又不合元志姜茂云二月甲午朔無癸
 亥三月癸亥入食限大衍亦以爲然沈氏欽韓云以今麻推

三十三 公羊義疏三十八

之是歲三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
 十七分入食限失閏月宋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以為其年三
 月癸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劉歆以為正月朔燕越分臧氏壽
 蒸左氏古義推之云是年入甲申統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積
 月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八閏餘十三是歲有閏積日三十七
 萬一千四百三十九小餘十七大餘三十九正月癸亥朔又
 置上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十七并之滿周天除
 去之餘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四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三
 百四十五度餘五百七十三命如法合辰在斗七度○注是
 後至中國○校勘記出狄比侵中國云宋本同閏監毛本比
 謀北按舊疏云卽下四年夏狄侵齊七年夏狄侵我西鄙之
 屬是也正比侵之證狄在齊魯之西不得云北侵也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在下冬十月楚滅江六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
 秋楚人滅六是也五行志下之下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
 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
 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來奔
 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
 彭生並專會盟按晉亦楚之誤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其言來會葬何注据奔喪以非禮書歸舍且贈不言來疏注

疏注

奔至禮書○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非禮也○注歸含至言來○下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歸含本又作會葬禮也注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陰五年經同

為早晚施也常事書者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

之厚以起諸侯之薄蓋以長補短也叔服者王子虎也服者

字也叔者長幼稱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

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

早任以權也魯得言公子者方錄異辭故獨不言弟也諸侯

得言子弟者一國失賢輕疏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其言

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來所以為及事者

若已在於內者是含贈襚等事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

也其會葬奔喪及事不及事皆言來此經會葬則及事言來

也下五年葬我小君成風下乃云王使召伯來會葬是不及事言來也其奔喪者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與其事會葬同也○注常

公羊義疏三十八

事至短也。○正以僖薨於去年十二月，今年四月葬，正合五
 月而葬之常。叔服之來，文在葬前，故謂之常事也。下七年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
 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昧晉大
 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為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
 可知之辭。是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事也。按下七年注又云
 文公欲久喪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因為諸侯所
 賤等事，皆在二年後於此已見。薄諸侯或文公先已別有不
 肖之端，不僅如若等事也。襄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注此書
 者與叔服同義。然則此為天子加恩，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
 侯之薄。彼亦為書滕子之厚，以見各國諸侯之薄也。○注：叔
 服至稱也。○下三年，王子虎卒，傳：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
 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故云：知叔服王子虎也。
 蓋虎名，服字，叔為長幼稱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
 仲者，是也。通義云：謹案左傳云：內史叔服，周官內史有下大
 夫二人，是下大夫。昔且字之證。○注：不繫至錄也。○宣十五
 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傳：王札子者，長庶之號。注：子者，王子
 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王札繫先王以明之，然則彼以親
 疏錄，故上繫王。此但錄天子之厚，使來會葬，不必如王札子
 之書王服子矣。○注：不稱至權也。○下三年，王叔文公卒，是
 王之伯叔兄弟，宜如彼經稱王子矣。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
 言尤其在位子弟，則知聘使與會盟之時，不得稱子弟。若其

卒與奔猶得稱之何者卒與出奔不復在位何須刺其早任
以權也卽下三年王子虎卒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之屬是
也說苑建本云是故占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
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拒可謂不壅蔽
矣分程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君之害可謂
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民柄者不
在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義而元年之本也新序三
云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
隨愛能當者處之也○注魯得至弟也○桓三年公子翬如
齊逆女莊元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之屬是魯得稱公
子也方錄異辭者舊疏云謂上異於天子下異於諸侯見其
爲新王之義故曰方錄異辭也故獨不言弟者謂尤其在位
子弟若其卒與出奔不妨有之卽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是
也按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周從殷雖親親之厚不任
以事示有制也又以見魯之私弱由於三桓擅政而三桓之
得權始於莊公之寵任其弟之太過聖人杜漸防微不書公
弟亦春秋之微辭若曰不可專任其弟爾○注諸侯至賢輕
○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又隱七年齊侯
使其弟年來聘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諸侯得言
子與弟矣故解之一國失賢輕者春秋假魯爲萬世張義故
卑外諸侯
爲一國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廿六日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疏杜云毛國伯魯諸侯為王卿士者正

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此毛當是文

王之子封為圻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世事王朝

本封絕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為伯爵必受得

采邑為圻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馬氏宗棧左傳

補注云通鑑外紀引王肅尚書注毛伯文王庶子是圻內之

國元凱解為諸侯為王卿士者非周禮小宗伯職賜卿大夫

士則僖注賜猶命也僖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毛伯

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云諸侯尊

故大宗伯僖之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僖之則毛伯當卿矣

通典引段暢議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

瑞為信也按命珪新君即位皆宜頒賜何以止見於文公即

位之初成公又何以遲至八年桓公又在沒後且係常事春

秋無為書之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

死生異也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疏詩唐風無衣云不

兮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為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

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傳又云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

知此賜文公宜亦七章蓋驚冕之服也○注復發至異也○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彼傳與此同此復發故解之

明彼為贈死此為生者之服文同實異生死之殊故復發傳

也○注古者至幽明○書堯典文伏生大傳曰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

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蓋今文家以幽明屬

上讀也漢書谷永傳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與此同白虎通攷黜篇兩引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又漢書李尋傳尋對災異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合之史記五帝本紀云三歲一攷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咸

興以遠近訪幽明而下屬史公多從安國問故蓋古文尚書

讀至黜陟絕也繫露考功名篇考績之法考其所績也考試

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諸侯自試其國州部時

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公羊舊疏

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者即謂巡行列國考黜諸侯

由天子命之者也○注文公至禮也○北堂書鈔引韓詩傳

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蓋小雅采芣篇注明有德始錫命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惠氏士奇春秋說

云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
世子除三年之喪見天子猶未嘗命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
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祭服之韎也而采芣諸侯來朝
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則未爵命而君其
國皆服元士之服與路車乘馬元裘及黼卽親禮所以賜諸
侯氏者韓奕乃韓侯入覲其首章曰王親命之其卒章曰因
以其伯則未入覲之先已兼命作伯矣文元年成八年天子
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入覲故穀梁言天子命諸侯有往
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按古者諸侯薨有歸圭之禮世子新
立服士服見王受命之後乃復侯禮故禮記疏引韓詩內傳
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乃歸卽位明爵爲
天子有也然春秋十二公皆無卽位朝王之事則歸圭之不
行久矣天子無緣錫之此錫命或常服之外特有所加故春
秋譏其功未足施而錫之也仍以何氏爲允又按竹書紀年
宣王十七年王錫申伯命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
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南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
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明有功始得加封
矣此與穀梁皆譏周天子非正各有所主無容混而一也左
傳傳十一年晉惠新立王賜之命受玉隋蓋亦有玉
爲其表德與但不必如韓詩爲卽賜其所歸瑞圭耳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注書者與莊二十五年同知不為喪聘書者

聘為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

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譏而已疏惠棟

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

叔豹注書者至年同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注云如

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按不發

及解如義也注知不至議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有臣

為君則得臣亦在喪中出而行聘兼合示議故解之桓元年

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

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

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此得臣

聘則故不譏也注如他至而已如他國者謂如鄰國也

故舊疏云聘是吉禮又非君父之國於喪宜廢故也何者天

子尊於己之君聘問者所以修臣職故不以私喪廢國典亦

如天子在喪不廢天地之祭亦以其尊於君父故也鄰國與

已尊同則不得居喪行聘矣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昏舊

疏云言就其重者一譏而已其餘從可知也故注云就不三

公自喪而三十八

年一讓而已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大事表云世為孫氏邑會盟要地孫林父出

獻公後以戚如晉晉人為之疆戚田蒯賾自戚入于衛蓋其

地瀕河西據中國之要樞不獨衛之重鎮亦晉鄭吳楚之孔

道也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地亦曰戚田晉衛縣為今東昌

府觀城縣在今開州東接界清豐縣志戚城在縣南三十五

里穀梁注云禮卿不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弑其君髡注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

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

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日者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月書丁未月之十九日葉鈔釋文唐石經髡作髮字从兀从几者非左氏作顛漢書古今人表楚

成王悼師古曰左傳作頤音於倫反按說文頁部頤頤頤
大也从頁君聲髮鬚髮也从髟元聲或从元元聲君聲
聲古皆通史記楚世家云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大子語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紉乃亂也王不聽立
之後又欲立子職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
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與左
傳同○注楚無至禍也○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椒者
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楚至椒聘
始有大夫此書世子故解之○注不言至賊也○穀梁注引
鄭駟曰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
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
尊親盡矣本何義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
為無臣子也明弑君之賊人得討故言其君也○注曰者
至其日○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
般弑其君固何氏云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
故不忍言其日也是也通義云按髮弑錄日知所聞之世始
進楚得日卒與中國同足明商臣不卒者以弑父大惡絕也
春秋有弑父者三般為楚所討止未成君故獨於商臣見法
按所聞之世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何怨於楚而進之同
於中國諸侯日卒孔說非也彼於襄三十年蔡弑君注又云
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獨不思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父有失德即可躬行弑逆乎亦近乎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謬

公羊疏三十八

說矣

公孫敖如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疏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疏引

何君膏肓云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為短鄭箴之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古禮

何以難之劉氏釋曰周官左氏同出劉故然所謂世相朝者亦俟三年喪畢朝于天子之後豈宗廟之事皆未行而行朝

聘者乎然左氏此條亦出附會而杜氏短喪之說遂以誣經蔑禮矣○注書者至相干○莊元年穀梁傳哀麻非所以接

弁冕是吉凶不相干也上注云如他國就不三年一讓而已謂此及下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注稱秦

師者怒其兇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

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疏包氏慎

月甲子月之八日通義云用甲子者戰凶事也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唯凶事無避杜云馮翊郃陽西北有彭衙城大事表

云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與郃陽接界有彭衙

故城史記秦武公元年代彭戲氏正義曰彭戲戎號即彭衙

秦文公於其地置泉縣地理志左馮翊有衙師古曰卽春秋
所云秦晉戰于彭衙釋文彭衙音牙本或作牙一統志彭衙
城在耀州白水縣東北縣志今有彭衙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注稱秦至敗績○舊疏云以秦於是時未有大夫則不合
稱師今而稱師故解之不川賢者之言云云在倍三十三
此年左傳云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秦師敗績晉
人謂秦拜賜之師是孟明視慎兵報復敗殺人民故愍其眾惡
其將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秦誓編於書盛稱秦穆之德而
春秋無善辭秦用孟明所謂仇仇勇夫也既喪師于微匹馬
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
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仇仇勇夫而大厚國哉故君子取於
秦哲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願故無善詞
也○注師敵至敵君○倍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
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舊疏云彼是
大夫嫌其與君敵故正之稱人此師者乃是秦之眾人是
不勞正之耳通義云言晉侯及者時秦伐晉以報殺之役常
例受伐者爲主也大夫不敵君師得敵君也重師也然則稱
師者有二義春秋爲別嫌之書大夫位尊勢重故不許其得
敵以正義師則不嫌敵君重師以民命爲重故也繁露竹林
云苦民尙惡之况傷民乎傷
民尙痛之况殺民乎是也

丁丑作僖公主疏 包氏慎言云丁丑月之二十一日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

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疏注為僖至

梁傳作為也為僖公主也注為僖公廟作主也注主狀至

一尺○舊疏云皆孝經說文穀梁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蓋本何義彼疏引徐邈說同

通義云按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鏡其上而中

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觀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

以木為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鄰司農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

之若然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與

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主

之制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二寸諸侯長一尺初學記

引五經要義同曲禮疏引白虎通宗廟曰所以有主者神所
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題
之以為記欲令後可知也古尺或曰尺二寸按許氏雷氏皆
與何合蓋皆本孝經說文白虎通言長短同惟無天子諸侯
之異木佚文其全書不可考矣禮記祭法疏云按漢舊儀高
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尺后主七寸又穀梁疏載糜信
注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漢舊儀亦次仲撰所說右主微
 異與何氏及白虎通異義要義皆不合又考續漢志注引漢
 舊儀則八寸者小斂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
 皇帝長九寸也廟主也是糜氏與曲禮疏所引漢舊儀可通
 矣與此不同者或周漢異制且周尺短於漢尺與舊疏又云
 卿大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按通典引異義或曰卿大
 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上之君不得祫祭
 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叢許慎掘春秋左氏
 說曰衛孔悝反祫于西圃祫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駿
 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
 茅為叢又御覽引鄭又云謹按大夫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
 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又哀六年左
 疏引鄭駿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祫所主公之主爾按
 御覽所引亦鄭駿異義語通典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
 衛孔悝之石祫有主者何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
 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
 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是也按說
 文示部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
 卜部室宗廟主石也皆用古左氏說然不以爲正解通典引
 徐邈說云左傳稱孔悝反祫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
 往注又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
 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

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
像乎存此皆自天子至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
於主唯王侯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文理重則立主今
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將
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
有者為長又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虛觀前經詳議
並據許慎鄭元之說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
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
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
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自天子下逮
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
焉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
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惺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
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無主公羊傳君有
事于廟聞大夫之喪法祭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
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
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為之主者曷用虞主
不釋况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用桑注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
以下墳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

名與其處稱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

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疏注禮平至反虞○釋名釋喪制

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往也注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禮

士虞禮鄭目錄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

殯宮以安之之禮又士虞記曰日中而行事注朝葬日中而

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禮記檀弓云既

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

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通典引射慈喪服變除為父

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於太祖廟

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於太祖廟

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面哭踊虞祭於殯宮此謂反哭之處

檀弓曰反哭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謂廟堂親平

日行禮處也是反哭於廟處於殯宮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探

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顧氏澗作反哭

不於廟辨謂反哭宜在寢徐氏乾學從之非也賈疏謂二廟

者反哭先祖後禰亦非天子諸侯於其太廟不必哭徧於七

廟五廟也知士二廟者唯反哭于祖廟而已范甯同何氏○

注以陽至神也○鄭目錄云虞猶安也以下二字誤穀梁疏

引作親喪已入塋皇皇無所見此見作親亦誤彼疏又引云

虞猶安也無神字各本皆衍通典引異義云主者神象也孝

身青聖釋贊扁公羊義疏三十八

十

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又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虞而作主何孝于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歿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檀弓曰始死瞿瞿然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焉如有望而弗至又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禮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注虞安神也蓋虞有安義易中孚初九虞吉荀注虞安也廣雅釋詁云虞安也故因以虞祭為安神之祭也○注用桑至之心○穀梁疏引此用桑者上有虞主二字下又有桑猶喪也四字說文無拘字當作胸通典引五經異義云三王之世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又類聚引五經要義云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桑禮取其名穀梁疏引何注下云徐邈蓋與之同○注禮虞至士三○舊疏云白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按彼記注云曾舉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禘死者於先死者禘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孔氏廣森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弟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按禮記雜記下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

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是公羊說
九虞以下尊卑之差並與左氏禮記合也初虞皆與葬同日
故日中虞其餘皆質明此云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專據初
虞言也櫛弓正義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
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二日而虞則已日二虞
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十則庚日三
虞壬日卒哭也上虞禮云明日附于祖父則祭明日禘也士
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
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用剛日按孔氏此疏
極明唯公羊言虞而作主左氏傷三十三年傳附而作主二
者微異攷鄭注櫛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
措之廟立之主引左傳附而作主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
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
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為附所須左氏
據附而言故云附而作主鄭注櫛弓又云重既虞而埋之乃
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又云虞而立
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
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為人君之禮明虞唯立
尸未作主也孔疏左氏以此傳稱附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
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附用桑
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真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
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附後即無事焉爾○

注其奠處猶吉祭。檀弓曰：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日，謂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禘，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鄭注：虞喪祭也。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又云：卒哭，吉祭。則吉祭，即謂卒哭之祭。比，禘後之祭。猶為喪祭。士虞禮疏云：卒哭時，虞為吉祭。卒哭，比，禘為喪祭。是也。既夕篇云：猶朝夕哭，不奠。注引檀弓是日也。以虞易奠，解之則虞而不奠，而云奠者，彼奠謂朝夕之奠。葬後以虞易奠，因亦名之曰奠。釋名：釋喪制云：奠，停也。是也。其所奠之處，與卒哭祭同。謂仍在殯宮也。凌氏延堪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為一事。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半卒哭成事。禘皆太半。鄭注：卒哭成事。禘言皆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以三虞謂即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按何氏謂其奠處猶吉祭，則亦以虞與卒哭祭為一矣。杜氏又謂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練主用栗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強和之何耶。練主用栗

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

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亞之意也栗猶戰栗謹

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上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

之蓋為禘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嚴猶未暇

別也疏注謂期年練祭也禮士虞記曰葬而小祥注小祥

服練冠也吳氏紱云此即練祭也以一其言則曰小祥以服

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記于主以此推之祥禴皆特祭

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繼公謂祭于祖廟不可從按吳說是

也曲禮疏孝子親始死哭書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

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

而立主耐於廟隨其昭穆從祖耐食卒哭主暫時耐廟畢更

還殯宮室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

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耐奉以耐祖廟既事畢乃反之殯宮

也其大夫士則曲禮疏引崔氏說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耐

耐竟並還殯宮至小祥入廟也公羊禮說云有桑主何又作

栗主乎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諡之藏於廟所常奉祀神

無二主故作栗主則埋桑主也於練何也曰十三月而練練

公羊義疏三十八

耐廟若不刻而謚之何以別昭穆乎曰士虞禮何以卒哭之
 明日以其班耐也曰爾雅耐祖祖注附新死者於廟說文後
 死者合食於先祖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諸侯五月
 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而耐周制也故檀弓曰殷練而耐周
 卒哭而耐孔子善殷雜記自耐至於練周耐在練前殷耐
 在練後練而作主則於此時遷廟矣曰凡耐已復於寢如既
 耐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信乎曰此鄭氏之說若穀梁之
 義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馬壞廟壞廟之道易擔可也改塗
 可也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
 有所加據此安有耐祭之後復還於寢之禮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公穀所說皆殷禮鄭注士虞以為卒哭而耐似太
 早故注檀弓云明而神之人情然又不可以為殷禮注儀禮故
 依違其辭云如祿祭訖主反於廟相相似以經無正文故也然
 因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賈疏不破注非是而楊士助之背
 注亦非也左氏云卒哭而耐耐而作主此正用周禮注者因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遂謂祭祀于寢不同於廟三年禮畢
 大禘乃皆同於吉非左氏義也按凌先生分晰殷周異制殷
 練而耐自最得正周人以喪主先耐復還於寢誠與有進無
 退義乖故孔子善殷鄭氏自本周制說儀禮焉○注埋虞至
 栗也○檀弓疏引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
 問一說埋之於廟北闕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校之
 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

入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
 特作栗主則人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
 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則鄭以虞主埋於廟外之
 西矣御覽引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墻下北方無事虞主亦
 無事也北方無事二語當創一說埋之於廟北墻下語較禮
 記疏所引為詳通典禮八引公羊說埋之於廟北墻下語較禮
 備火災則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又異皆與何君注不同御覽
 引異義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
 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昭十八年左傳疏引
 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墻與通典所引公羊說同蓋栗主與
 通典引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章句說正
 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墻之中遷廟之主於太室北墻之
 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上答曰章句但言藏太室
 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按隸續
 嚴訢碑有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則所載公羊說其嚴氏春
 秋與通典又引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
 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也東嚮以
 南為上綱漢志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嚮下
 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墻下已葬收主為木
 函藏廟太室之中西墻壁后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
 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五寸當祠則設座於墻中擊虞決疑云
 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中笥以盛主

類聚引作北墉按西壁北壁說各不同據馮君章句郊藏西
 壁者正廟主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宗祏蓋即說文之郊宗石
 室與虞主無涉然考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
 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則又似遷主不拘在北壁
 下矣鄭駁始埋重之禮以為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亦以意
 言之耳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君同通義云按雜記曰重既
 虞而埋之謂葬日反虞之後也重主道也虞而有主則重無
 事故理矣練而有吉主虞主無事則亦埋矣喪主使賜首文
 公命晉人受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彼似用殷主縱重之法
 故武公虞主於時猶存又云按異義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
 于堂兩楹之間一說埋之廟北墉下何氏所稱殊非師說鄭
 司農云埋于廟門外之道左似深賤不合禮意接何氏謂兩
 階間不必定在堂下或亦即異義所稱之兩楹間與然堂上
 堂下皆行禮趨走之處以先人精神所依之主埋之其下誠
 孔氏所謂深賤也似以一說埋之北墉者為近理周禮司至
 職共壘主說文曰受物之器廣雅匠隲筭焉則隲即所以盛
 主者蓋廟有石室以壘盛主而藏之以木謂之隲衛宏漢舊
 儀所云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西墉坎中去地六尺一
 寸也以石則謂之祏左傳莊十四年典司祏昭十八年徙
 祏于周廟是也說文所云祏宗廟之主者自謂主盛于祏因
 祏為主耳一說所謂大夫以石為主者非正義也衛氏所說
 係漢制不必與周同周人埋土亦宜有隲亦不必用石其石

宰所廟蓋正廟主即吉主即練時所作之栗主也。注夏后
至以異。論語八伯篇又御覽引異義論語哀公問主於宰
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
都毫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禮鎬宜栗也又祭法疏引異
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繼心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
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為社主也鄭
氏無駁按舊疏引鄭君論語注云謂社主故於異義無駁也
左傳杜注云主者殷人以相周人以栗正義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
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
社主社為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
單柶主也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然則魯論作
問主故張包周說作廟主古論語作問社故孔鄭皆以為社
主據釋文云問社鄭本亦作主云田主謂社則鄭仍魯論本
故从古論解為社耳若已作社則無庸解為社矣又按古論
無考以孔陸徐三家說考之蓋當時各本皆作主但魯論家
訓為廟主古論家訓為社主淺人遂改主為社耳單稱主
者止廟主田主則不得單稱主若問社則必係問社之義
孔子無錄以社主答之尤不必以社所樹木對之也宋氏翔
鳳過庭錄云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為社主文亦必從
古讀也正不得反作問主蓋集解采孔說遂妄改作問社左

公羊疏卷三十八

疏謂古論不行於世公羊疏謂古文作社亦約略言之而誤也曲禮疏引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者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曰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通典引異義云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許氏受學于賈逵異義所述必左氏古義也然則公羊言練主用栗者專指周制言耳夏殷不必爾也注松猶至意也曲禮疏引白虎通又云松者所以自悚動拍者所以自迫促栗者所以自戰慄亦不相龔按松容拍迫皆登嶺為訓故史記張耳陳餘傳云相人者迫於人也漢書溝洫志魚鼈分栢冬日注栢與迫同是也國語不過棗栗注栗取敬栗穀梁莊二十四年同蓋凡用栗者多取謹敬義率我對哀公曰使民戰栗亦第據周禮告之耳夏用人正殷用地正周用天正故本而言之注禮士至穆也今上虞記無此文姚氏詰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續漢書禮儀志曰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又初學記引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又云皆刻諡于其背穀梁疏引徐邈注與何同書鈔引白虎通云蓋題之為記欲令後世可知也方尺或曰長尺二寸孝子人宗廟之中雖見木主亦當敬焉蓋始死尚質又桑主皆特祀故不須文練後漸吉故漸趨於文又練主順人廟令祀時別昭穆故刻諡也通典引異義引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

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皆刻謚于其背是古文家說亦如此。注虞主至別也。此竊與二字與上竊與皆當劃為一物亦當為牖桑者喪也。取義於喪故三代同又以見虞注質練主文也川粟者藏主也。注藏于

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質家藏于堂。疏注藏于至事也。校

本上當作堂宜據正儀禮經傳通解上當作常鄂本下當作常皆誤又云按當作藏於廟中所常奉事也質家藏于室蓋各本有誤俟再考今按藏于廟室中不誤也上當當作堂下當當作常明堂上為事主處與室為藏主處殊也。注質家藏于堂。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于作於儀禮經傳通解堂作室宜據以訂正文家尊尊故藏于堂質家親故藏于室按衛次仲說藏之于室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春秋變文從質故據質家言之。作僖公主何

以書注据作餘公主不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

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

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

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疏注禮作至月也。禮記喪服四制

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是

作練主當以十三月也通義云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
 主於練作信公主譏其後也蓋殷練而耐則作主當於耐周
 卒哭而耐練然後作主壞廟魯自莊公之喪始不三年無復
 練祥之節雖耐從周法而羹殿主於耐之名是以左氏云卒
 哭而耐耐而作主道魯事之實也文公欲復三年之喪失其
 舊章遂乃矯枉過直逾練猶未作主矣喪辟不懷故作主先
 時不譏後時乃識內大惡諱舉其可道者焉傳復刺其後不
 能者為之沒喪納幣故按孔氏合左傳公羊為一以耐而作
 主即係栗主為魯失禮之實事似可不必蓋練主耐則遷
 廟亦當在是時檀弓疏引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傳
 三十三傳烝嘗禘于廟服杜氏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
 鄭則以為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耐
 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魯人廟用齒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
 者以文二年作信公主穀梁傳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
 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
 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孔
 子所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先
 王所以立中制節也使哀戚之意不盡而鯁鯁以求禮節則
 有父在為母齊衰期年之後而食稻衣錦者矣使制禮之意
 不明而求所以隆於事親則必至於為三十六月之服而後
 已也此其故所以忠信之實不至則職栗之象不形既事乎
 虛文乃其流乎僭妄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算逐之禍遂行

於數世自文公之來匪一朝一夕之故矣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既失禮宗廟則諸侯僭天子大夫借諸侯之事成故曰成事不說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皆無戰栗之意孔子知諫之無益故曰遂事不諫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以致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其咎皆在於既往也○注曰者至鬼神○卽憶五年注云失禮鬼神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十九日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

注據晉陽處父伐楚救江

疏注據救江○卽下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大事表云陽爲處父食邑漢陽邑縣是也今太原太谷縣東南十五里有陽縣蓋陽處父以邑爲氏與諱與大夫盟也

注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不地者起公就於晉也日者起公盟也俱沒公齊高俟不使若君處父使若君者親就其國恥不得

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

疏注諱去至父矣

○舊疏云儀父事在隱元年凡五等諸侯失爵在名字之例者但直書其名字不言其氏即倪黎來蔡叔知婁儀父之類是也今此處父無氏故云使若得其君矣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范云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即本何君為說通義云諱與大夫盟故不言公貶處父者起實公也于防不去氏說見前又高侯無別見若直言侯嫌是齊之微者須錄其氏貴之方起公盟陽處父既於伐楚以名氏見則不氏不嫌微者乃深抑之以著大夫不敵君之義故亦得起公盟按莊二十二

年通義云與處父異者後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侯即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為降一等同按外大夫皆稱名春秋所記各國大夫豈無一命之天子者孔氏說未當○注不地至晉也○穀梁傳云不書地者公在晉也按閏二年齊高子來盟為就我盟故亦不書地蓋凡書來盟泄盟不地者皆就乎其國也○注日者起公盟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舊疏云正以微者盟例不日故也○注俱沒至君也○范亦云及齊高侯盟于防不去高侯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注如晉至諱之○穀梁傳曰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故反不致也彼疏云致者必有出出者不必致今出既不書故反亦不致也此舊疏云正決下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四年春公至自晉之文也今按此注

未盡然如書晉處父即為若得晉君如邾婁儀父則宜不
沒公矣今仍沒公蓋若魯使微者與處父盟爾于防不去氏
此去氏此就晉盟不見與於晉侯恥愈甚恥之甚則諱之深
故貶去處父之氏故穀梁曰處父仇也為公諱也是也而又
書日以起實公也所謂
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注盟不日

者欲其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為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不

如平丘兩舉會盟詳錄之者時至即盟會禮不成疏校勘記

云鄂本監本同唐石經闕毛本斂作斂釋文垂斂左氏作垂

斂按斂字唐韻在儉部斂字在腫部儉腫不相通斂蓋一

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二十一侵部或疑侵韻在古可

入東者詩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則讀陰

為雍矣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斂下土甯丁我躬則讀

臨為隆矣蕩天生蒸民其民匪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讀

甚為戎矣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仰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

之則讀沈為壽矣九辨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

竟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陰白竟之習習兮歷

羣靈之豐豐則讀湛為壽矣素問調經論血并於陰氣并於

陽故為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昃中太元經進次四
 日飛懸陰萬物融融則亦讀陰為雍矣東觀漢記梁商誅云
 就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所宜
 窮則音陰並讀為雍矣太元經減測善減不減常自冲也心
 減形身困請中也減其儀欲自禁也減於艾無以莅眾也則
 讀禁為龔矣元營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
 終而極崇也則亦讀深為春矣劉向九歎吸精粹而吐氛濁
 兮橫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則讀
 謙為崇矣魏文帝黎陽詩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戒塗與
 人困窮後漢避虜帝諱改隆慮為臨慮荀子書亦作臨慮則
 讀臨為隆矣又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心音臨風淫陰禮吟
 南與中宮崇窮同用又若易豫六四朋盍簪荀爽本作宗書
 洛誥坳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庸庸詩我躬不閱表
 記引作我今不閱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春秋盟于垂隄公
 羊穀梁作垂歛左傳懿公奪間職之妻齊世家作庸職而周
 禮禮記左傳窆冊封三字通用禮明堂位魯有崇鼎呂氏春
 秋以為窆鼎風俗通空侯本名坎侯此皆出於土俗之殊要
 不得以為正音耳杜云垂隄鄭地滎陽縣東有隄城大事表
 今在開封府滎澤縣東北水經注濟水篇有垂隄城濟濱出
 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隄是也京相璠曰垂隄
 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隄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
 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隄之名矣一統志在開封府滎澤縣

東北穀梁傳曰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通義云黃仲炎曰垂
欽之盟士穀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之盟而不
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注盟不至辭也○
垂欽之盟謀誅商臣何氏蓋別有所據舊疏云正以其討臣
惡逆乃是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書見似若昭四年經書
執齊慶封殺之然今無其經故知不能誅也按會盟例大信
時小信月故書月為褒與信辭○注不如至不成○即昭十
三年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是
會盟兩舉也此會禮
未成故但書盟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何以書記異也注以不言旱疏

穀梁注建午之月猶未為災○注以不言旱○僖二十

一年夏大旱之屬是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而云災注云有也言有災疏

即僖二十一年傳曰何以書記災也是也注云言至有災○經

義述聞云廣雅曰云有也云災言有災有災與無災相對故為文何知云之為言而忘乎云之為有故以迂回失之

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注此祿去公室

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不就莊三十一年發傳者此最甚事

著疏通義云異者雖無害於人物而其所致於國家者遠且大不可不察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分

為四部各有義焉今檢經實二十六旱凡大雩十九大旱二

不雨二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以為四部也先言時月而後

言不雨緩辭也初見不雨未以為異彌時彌月然後異而錄

之先言不雨而後言至于某月急辭也一時不雨固已異矣

自是異其雨以至子歷月又月異之甚也春秋畏天勤民覽

其辭者見其志焉是也○注此祿至致也○五行志中之上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

來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

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僖公大夫始顛政按

與何氏取象小異通義云昔夏侯勝以洪範諫昌邑王曰天

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

遂逆謀嗣子遭禍此其效也○注不就至事著○莊三十一

年冬不雨傳何以書記災也然則彼一時不雨故不發傳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卯月

本又作躋同

鄂本脫僖字

大事者何大禴也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禴數之

知為大禴疏注以言至事異○舊疏云宣八年夏六月辛巳

是大祭明矣通義云稱大禴者對時祭而言大故知此言大者

及毀廟故曾子問曰禴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彼則王制

所謂禴禘嘗禴烝者也經不言禴言大事者重是事也國

之大事此經是也按穀梁傳曰大事書曰我有大事休是也祀稱

以此禴比時禴為大嘗祭比時祭為大也禮記禮器云大饗

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禴祭先王明饗祭之大謂禴也

詩商頌序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為禴古者君喪三年既

畢禘於其廟而後禴祭於太祖明年春禴於羣廟自此之後

制注皆云魯禮三年喪畢禴於太廟明年春禴於羣廟自此

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禴一禴春秋謂之大事按僖公於三

廟之祭傳不言議者舉其躋僖公之重者焉其喪祭之議在

禮記卷之八

公羊義疏三十八

七

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
 年禘二十八禘知此年為禘矣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或有
 正當合禘故知此年為禘矣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或有
 同年時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為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
 禘十一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股祭之亦不合故不得然
 公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股祭之亦不合故不得然
 按舊疏前說太數後一說太疏均與五年再股祭之說不
 合且何氏第一說從僖八年禘數之並未言禘禘是年並舉何
 所憑而知十一禘也唐韋縠禘禘各數議以為五年再舉何
 通計其數或比年頻禘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禘
 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禘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禘
 或五年之內屢有三股法天象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股
 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况三年喪畢遭禘則禘
 遭禘則禘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若非通
 數何以同在遭喪之後於閔則書禘於文則書禘經無護禘
 給之文也徐彥疏謂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禘同年此說非
 也即如從僖八年禘二十年禘之二十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六年禘十八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六年禘十八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故文二年注從僖八年禘三十年禘之知為大禘也按閔二年注云
 禘禘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何氏之說最為精當縠又云徐邈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

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
偏三年一禘之文既無非越五年再殷之制疎數有均校之
諸儒義實長矣然如此數則歷十二閏後則須超一年矣恐
未必然鄭氏亦以五年之中再殷祭其異於何者鄭以三年
喪畢而禘明年而禘日後三年禘五年禘一禘一禘從今君
數也宋書禮志徐廣等議曰何邵甫注公羊云禘從先君來
積數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為禘祭如此履端居始承
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是也唐開元六年睿宗三年喪
畢而禘明年而禘不相通數以至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
禘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蓋
當時鄭學盛行故改從禘禘志所推五年再殷之制從今君
數即位三年禘後六年禘八年禘焉

大禘者何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毀廟請親過高

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太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筭以爲死者炊

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

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

面當敬疏注毀廟至廟中○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八 丰

之主藏于太祖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八萬
 言章句說正廟之主藏太祖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大
 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若周制則鄭注守祧曰祧先
 廟為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
 公之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注祭法曰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
 考之廟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按守祧疏云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祖宗是也故祭法云祖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
 廟不毀故云武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以下其廟異不
 可以藏遷主可知故云遷主藏焉昭者藏於文武以上父祖不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昭者藏於文武以上父祖不
 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為二祧后稷為太祖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木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
 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禮祭法遠廟為祧有二
 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
 止去壇為鬼又諸侯立五廟去祖為壇去壇為壇注天子遷
 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廟中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
 諸侯為壇禫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亦在祧願遠之於無事禘乃祭之耳引春秋此傳以證之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親過

高祖則毀其二王後則不為始封之君立廟郊天時以始祖
配禮運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亦當有廟則遷
主當藏於其廟與○注○禮記喪大記云甸人
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疏示主人已
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禮記喪大記云復者降白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上御者使沐也禮士喪禮云復者降白後西榮注降因徹西
北扉即所爨者也謂之廟者孔疏云謂寢為廟神之也此廟
室亦作寢室也○笱者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笱注云屋笱
玉篇竹部笱危也以其當屋之高處也今南方多以竹為之
亦有有用木者則謂之軒板按喪大記謂之扉彼疏引舊云扉
是屋簷也謂抽此西北隅屋簷也又引熊氏云扉講西北隅
扉隱之處徹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沈氏形儀禮小
疏西北扉乃室隱閣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蓋取
其所在言之謂之扉指其所取物言之謂之笱也○注太祖
周公之廟○下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曰以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漢書韋元成傳云受命之君躬接于天
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問歲而禘其道應
天故福祿永終謂天子太祖也諸侯太祖亦世世不毀魯以
伯禽為始封祖稱世室世世不毀也見下十三年傳周公稱
太廟在五廟外與文王姜嫄廟皆為特廟惟禘禘與各國殊○
周公廟為其為太祖也故毀主宜藏於其廟又與各國殊○
注陳者至尚敬○漢書韋元成傳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

公羊義疏三十八
巨

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禮

記王制疏引鄭氏祐志云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

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

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至此以下皆然從西方以上按

常為以下又引決疑要注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

曰穆穆順也按此專論禘祫之昭穆若廟制昭穆則五廟並

列每廟有隔牆牆有通門故聘禮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

行應三通門乃至太祖廟中所以每門曲揖也其制太祖居

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孫毓誤以合祭之昭穆為廟制之昭

穆謂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則昭西向穆東向矣有

是理乎其公墓之昭穆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

葬皆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為左右也其制見於彝崇義之三

禮圖其與廟制殊者一南向一北首一並列一不並列爾則

又不得泥於昭明穆順之義矣其賜爵之昭穆則昭與昭商

穆與穆商時祭時助祭者亦昭南穆北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于太祖注自外來曰升疏穀梁傳亦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

太祖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皆升合食于

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穆北鄉孫從王父坐

也祭畢則復還其廟正以四親廟之主各五年而再殷祭注

別為廟今合祭太祖廟故為自外來升也

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

則不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疏注殷盛

豫象傳曰殷薦之上帝釋文引馬注云殷盛也禮士喪禮云

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沈氏彤禘禘年月說云於周天子則

當從橫渠張子之說以禘即司尊彝之追享禘即其朝享而

並為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則四時之間則歲舉

也蓋禘為毀廟之主而設禘為始祖之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

北郊為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雖尊親

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

舉而禘禘獨不以歲舉乎於諸侯當從五年再殷祭之說者

殷祭即禘也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皆問歲一舉歷五年而實

四期也禘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於冬十月侯與王不宜

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按沈氏此說與各家皆

不合通義云再殷祭者再禘也問無事則舉焉或越二歲或

曠一歲總其率較五年而再禘取象天道五歲再閏以為疏

數節也漢儒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緯於經無

徵經之言大禘者事天之名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鄭司農

其祖配之章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如其祖配而不為
 立廟親盡也此先儒舊訓有自來矣商承胤鳥之祥周受履
 敏之命故推其祖之所自出上本於天而周人以譽為始祖
 以后稷為始封之祖是以配饗于禘配稷于郊國語曰天子
 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禘先于郊
 非配天而何其廟祭有名禘者則如禮記每稱嘗禘之禮禘
 嘗之義夏祭曰禘秋祭曰嘗文偶事敵俱為時祭更不見大
 禘之文漢儒誤混禘名于大禘唐宋以來遂相承言周人之
 禘以稷配饗又推之而言魯人僭禘亦以周公配文王明堂
 位固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實不禘文王也按唐宋人之
 說本無足辨至謂宗廟之祭止有大禘而無大禘然兩漢今
 古文家皆以禘禘並舉似非無據姑存沈孔二說以備參考
 ○注謂三至年禘○禮記疏引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鄭注百王通義又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何三年一禘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禘者取
 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
 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漢書韋元成傳五年而再
 殷祭言嘗禘嘗禘也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又云昔帝王承
 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
 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按嘗疑禘之誤
 嘗為四時祭也○注禘所至祭也○舊疏云出禮記與春秋

說文按今禮記無此文或禮說之譌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僞孔傳占者錄功臣配食于廟周禮
司勳職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注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功也死則於烝先
王祭之謂告其神以詞焉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孔叢子論
書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
也皆未言祭於何時惟周禮謂在烝祭時周書大匡解云勇
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左傳引周志亦有是語言有勇而無
義者不登堂配食蓋禘必於太廟周廟制如明堂故謂明堂
也公羊禮說云此春秋說文何氏之所本魏書孫慧蔚主之
外此愚說紛如與何異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注
引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又引漢祭功
臣于廟庭疏或謂周時直於烝時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
高堂隆亦主周禮之說曰配食於烝祭後世有禘祫並及功臣
者梁武帝時何佟之議曰禘祫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
冬萬物皆成其禮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為祫
祭乃及功臣從之至唐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
後子孫率禮絜黍豐盛禘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
配焉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
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禘祭禘無配功臣誠謂理不可易
從之按此諸說不同亦有由焉何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禘

公羊疏三十一

與此異王制雜記先代之制何氏於桓八年注云春日祠夏
曰祠則据周制言與禘於夏禘於秋諸侯當殷祭之時不為
時祭天子則特行禘祫殷祭於時祭仍無闕也舊疏於天子
特禘特祫云禮記及春秋說文禮記亦無此語蓋禮說之誤
於諸侯禘則不嘗按今王制亦無此語也又按王制疏載王肅
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選也審諸昭穆遷主遷位孫
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
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無是理也逸禮又云皆升台食於其
祖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按曾子問云七廟五廟
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禘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
取羣廟可知故鄭氏取公羊為正說也杜預等以禘為三年
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以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
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與禮經違不可從○注大夫至高祖
祖○禮記大傳云大夫之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
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
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於壇墀正義今唯云及高祖是禘
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適為大
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
三亦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則亦禘於太祖廟中禘祫何氏謂禘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
世則不得有太祖廟故何氏謂禘其高祖也禮疏所載師說

皇清經解賈疏

亦未安大夫雖有太祖亦不得祫於太祖之廟果爾則與諸
 侯何別乎朱氏彬禮記訓纂云吳幼清曰大事大功也省察
 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
 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
 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
 高祖也其說是也又以大夫亦有有太祖廟者無曾祖廟當
 祫於太祖之廟而祭曾祖禰凡四世若太祖在高祖前者
 或祫於太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為五世也亦惑於禮記疏
 說耳躋者何升也疏穀梁傳躋升也詩小雅斯君子攸躋商
 部濟登也登卽升也方言亦云躋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躋爾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皆云躋陞也周禮眡衿注鄭司農
 云躋升氣也躋何言乎升僖公注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
 與躋同見廣韻○卽僖八年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
 注据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也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
 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
 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
 閔者在下文公綠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

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
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
兄弟願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

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

疏穀梁傳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

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

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禮記禮器

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注云文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

宗人之為也彼疏引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

也左氏說為大惡也許君謹案從方氏說躋僖之云兄弟無

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又王制曰
宗廟有弗順者為不孝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謂此類也○
注升謂西上○此謂禘祭之序王制疏云此禘謂祭於始祖
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
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
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是也○注禮昭至西上○禮父為
昭子為穆故云昭穆指父子禮器正義外傳云躋僖公弗綦

云明為昭其次為穆以此言之從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僖公為昭閔公為穆自公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用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為昭非為穆也守祿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為昭閔公為穆故云逆祀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之上為逆祀者定八年傳順祀先公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按鄭駁異義以為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禘後祖恐是升僖為昭則必降閔為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閔為昭僖為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牽強以魯世次考之伯禽為始封祖其次考公煬公昭幽公魏公穆厲公獻公昭真公穆武公昭懿公孝公穆故惠公昭也中有伯御弑君自立天子所誅必不序入昭穆之次故何氏如此序也然以一昭一穆序之亦惠公宜昭○注繼閔至譏之○穀梁注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正以閔僖同穆位閔當在西僖當在東今升僖於閔之西也是失先後之序○注傳曰至祖也○范甯引舊說又云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

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與何氏說同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公羊此義極精何氏注亦最當後漢梁太后欲以殤帝廟次居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躋僖公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穆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此事足與傳相發明通義亦引周議又引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謂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禱而後祖也殺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氏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即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為臣臣之事君與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為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為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禰也今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為五可乎俗儒或於禰必為父祖必為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為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始立廟即定禰祖之名又其上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為君者迭

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
嗣諡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
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濟懿上是即逆祀矣其後桓王嗣
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
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
子以天下為體以一王為一世諸侯以國為體以一君為一
世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
猶有為兄後者矣况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高
閔曰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
耳既授之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
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徐邈曰若兄
弟六人為君自為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
者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
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
而其祖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即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
自稱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
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
之意苟日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
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
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眾昭穆駢積而鬼存
不祀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按何氏此注與上注似不合
既以閔猶文之祖則不得閔倍同北而西上矣蓋殷人兄弟

為君同昭穆則人兄弟為君異昭穆周道尊尊以國體為重
生為君臣死即為父子故昭穆各異殷道親親天子諸侯俱
不絕旁期則生雖君臣親誼不殊故死則仍為兄弟昭穆宜
同也何氏以臣子一例定春秋繼統之經而以兄弟同昭穆
說合祀蓋以殷之質變周之文以親親兼尊尊與○注自先
至施也○此何氏申言昭穆之制與稱謂之殊所以不同也
以自先君視之兄弟既為兄弟則昭穆仍同昭穆自國體言
之則閔為君父僖為臣子也公羊禮說云兄終弟及之昭穆
有二說焉一以為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一以為兄死弟
及俱為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
傳者初不主後說也歷引范甯何休注又引杜預曰僖公閔
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次宜次閔下今升閔上故議之孔申
之曰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為君則祖父之
廟即以從毀知其理必不然而買公彥之說則異是謂閔公
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為昭閔為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
昭穆之序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為小惡耶許以其為大惡
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於閔上不順為小惡康成何
為駿叔重耶周者曰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為臣子一例此
非公羊傳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
臣子一例自施於服制不可通於廟制儀禮曰封君之子不
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之後漢宋意曰春秋之義
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大戴禮曰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由

此觀之則以弟繼兄以兄繼弟甚至以叔繼姪俱無不可何
 注臣之繼君猶子繼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舜之於
 堯本非父子至終喪告廟與父死子繼無異也推而言之隱
 桓莊閔僖文一如文武成康故自繼代言之文之於閔僖猶
 之乎祖廟也若立廟而異昭穆是非父子而為父子非祖孫
 而為祖孫於情不安於禮得乎設使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
 弟四王各為一代而異昭穆則武丁之祭將上不及祖耶况
 生前為父子死後為祖孫生前為兄弟死後為父子不知當
 禘祫時昭穆合食一堂何以為情耶後漢梁太后詔以穆帝
 幼崩次在順帝下馬訪奏宜如詔書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
 序先塋後順周舉議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文公躋
 僖於閔上孔子譏之今塋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
 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勃議是故冲遠謂
 先儒無此說善乎何氏之說曰自先君言之隱桓及國僖當
 各為兄弟願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
 義逆順各有所施吾故歸之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閔僖不得
 異昭穆門外之治義斷恩閔僖遂嚴如父子何也宗廟之內
 親親也朝廷之上尊尊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曰先廟
 而後祖也申述何義可謂深切著明矣○注不言至張本○
 毛本三誤二傳疏云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傳其言吉何未可
 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莊公在三年內
 此大事亦在三年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

於太廟為下躋僖公張本而已春秋說云大事者吉禘也吉禘無常月喪畢乃行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文公二年十一月始滿二十五月今方八月計僅二十二月喪制未畢與閏二年吉禘正同春秋之例一譏不再譏如仍書吉禘是再譏也故不書吉禘而書大事言吉禘國之大事而文公亂之穀梁所謂文無天也此用杜氏說以大事為禘也范甯說穀梁以親為僖以祖為莊公直以僖在莊上魯之君臣不宜荒悖若此與三傳外傳皆違皆自逞私見者不可從漢書五行志云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曰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于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于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彼所載左氏說亦以此為禘蓋古文家說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疏

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稱人者為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

疏 穀梁注云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左傳以為禮也檀弓疏引高

云喪服未畢而行昏禮於義為短鄭箴之曰僖公母主婚得權時之禮劉評之曰此鄭違心之論莊公母主取仇女亦權

宜之

禮乎何譏爾譏喪娶也

疏 釋文作喪取云本或作娶

娶在三年之外則何

譏乎喪娶

注 据逆在四年 **疏** 注据逆在四年 ○下四年逆婦姜于齊是也

三年之

內不圖婚

注 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

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 **疏** 注

公至云爾 ○禮記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禮皆禮同春

秋之納幣則禮之納徵也是彼三禮皆在納幣前也繁露玉

杯云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合按經文乃四十一月乃取取時無喪出其法

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

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 吉禘于莊

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 **注** 据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

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 **疏** 注据吉至三

年 ○閏二年

傳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通義云難不言吉禘意○注大事至復譏○校勘記云鄂本復作獨按

是也三年之恩疾矣注疾痛疏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

未忘又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非虛加之也注非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非虛加之也注非

虛加責之疏繁露玉杯云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

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于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于之知

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以人心為皆有之注以人心

為皆有疾痛不忍娶疏通義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降非從地出非為人悅也稱情而立文焉爾創鉅者其日久

痛甚者其愈遲蓋哀迫思慕有餘于三年之外者然而先王

為之中制斷以五五猶且葬而有變練而有除將使不肖者

皆易跋及焉如是而情有不便者謂之無人心矣經義述聞

云謹案人之言仁也學于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愛九
疑湘潭之間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
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
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稀矣何注曰
稀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
羊仁之作人之是入即仁也以仁心為皆有之者以哀痛父

母之心為眾所同有也作人者借字耳下文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變焉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按作人字解亦自可通不必讀作仁字俞云此解上文不於祭議之義蓋吉禱于莊公議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議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病至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徵婉難明故吉禱一議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議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矣按以人心為皆有之如何解猶不忍娶言亦與上下無不貫

則曷為獨於娶焉議注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

也疏注据孝至獨娶○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故凡祭祀及冠婚朝聘皆不行也

娶者大吉也注合二姓之好傳之於無窮故為大吉疏注合二至

大吉○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又哀公問曰台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穀梁桓二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哀公問又曰大昏非常吉也注與大事異疏注與大事異○通

萬世之嗣也者圖婚也重於給故大其為吉者主於已注主於已身不如

事不復饋從常辭而已

者圖婚也重於給故大其為吉者主於已注主於已身不如

祭祀尙有念先人之心疏注主於至之心○繫露玉杯云文

蚤春秋不議其前而顧議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

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永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

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議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議其喪

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

其志又云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

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

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邪子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

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子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

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

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以為有人心焉者則

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宜於此焉變矣注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

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於納幣成婚哉疏注變

泣也○小爾雅廣詁變易也禮記檀弓云不可以變注變動

也謂動易其平素為哭泣也故死喪亦謂之變注變動

年傳大夫以變是也孫氏志祖讀書陸錄云變讀為辨言誠

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辨其義之可否宣十五年傳上變古易

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亦謂當辨其災應之所由來辨變古字通用按變義最切作辨解迂回○注有人至婚哉○毛本于作於通義云文公誠有人心欲變未失而久喪者則所變宜莫若此矣於此而不變知其外慕久喪之名而汲汲圖婚內實不哀也於義亦迂說變字亦未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六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恭校字